

凋落的百合

外来妹情仇实录

刘琦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RT PUBLISHING HOUSE



凋落的百合

——外来妹情仇实录

刘琦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凋落的百合:外来妹情仇实录/刘琦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1. 9

ISBN 7-5399-1566-8

I. 凋... II. 刘...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4716 号

书 名 凋落的百合——外来妹情仇实录

作 者 刘 琦

责任编辑 于奎潮

责任校对 凌叔玛

责任监制 赵光明 胡小河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印 刷 扬中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20 万

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2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5399-1566-8/I·1472

定 价 14.8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刘琦，男，1961年2月出生于重庆云阳县一个偏远的山村，曾当过兵，参加过南疆自卫还击战，做过企业文宣等。

1981年开始业余文学创作，迄今为止，已发表诗歌500余首，中、短篇小说、纪实、报告文学等100多万字。出版有诗集《村庄，我的生命地》。作品曾十余次获奖并入选十余种集子。重庆市作家协会、中国乡土诗人协会会员。

目 录

- 陈小姐和她的狗** 从老板的“小蜜”，到流落街头的风尘女，
是什么播弄着这个美艳女子的命运？
..... 1
- 沦 落 异 乡** 她调动一个女人所有的资本，得到了自己
梦寐以求的财富和金钱，也得到了应
得的报应 12
- 月 是 故 乡 明** 带着出卖自己获得的金钱，悄悄回到山
区故乡，她要实现昨日未了的梦，她能如
愿吗？ 24
- 忘 不 掉 菱 儿** 花花世界里，她守着自己的纯真，当命运
开始露出诱人的曙光时，是什么让她掉
入了深渊 55
- 怕 你 寂 寞** 我们相拥的姿势既动人又一成不变，在
默默的慰藉中，任由两颗孤独在他乡的
心，自如而放松地欢跳……我把 200 元
钱放在她的手上，却被她坚决地挡了回

来：“大哥，你别把我看扁了！”…… 70

潇潇惹人怜

从清纯女生、文学青年，到流落异乡的打工女，最后因性病缠身而含恨自尽，女人，你的命运果真就像漂萍，无法自控？

…… 80

离婚， 为了你挺直脊梁

男人，如果你自甘堕落，那么，女人最后、也是最好的选择就是：离开你！…… 97

还欠楚燕一餐茶

在打工的旅途上偶然相逢，又偶然分离，面对茫茫人海，滚滚红尘，我在追忆着一个叫楚燕的女人…… 109

爱的伤口

她痴情地爱恋着心中唯一的男人，他却被妖冶女子的诱惑所俘。如此伤痛，该如何排解…… 119

风 尘 泪

她从事着令人不齿的行当，可谁能想到，在肮脏的背后，竟藏着一个感天动地的真情故事…… 128

爱迷风月场

失去了千万元的财产，他无怨无悔，失去了你，是他最大的心痛…… 156

妹被你害得太苦	谁能料到，一母同胞的兄长，竟会向妹妹伸出黑手	178
做正常的女人	她祭出了自己的躯体与心灵，让一个歧路男人踏上人性的归程	200
今晚就结婚	她把近二万元现金放入了自己的行李，他告诉她，这是犯法了。是什么在等着这对恋人呢？	214
成都女子赵玫	好女人是一所学校	234
宁死不卖	她用刚烈维护了贞洁与尊严，也攫住了一个男人的心。两个不幸的人，恩怨情仇如何演绎？	251
昨天不再回首	她捧着旧日爱人的骨灰，踏上了归乡的旅程	2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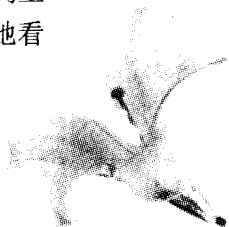
从老板的“小蜜”，到流落街头的风尘女，是什么播弄着这个
美艳女子的命运？

陈小姐和她的狗

我在南方打工任一家合资鞋厂厂长的时候，最让我头痛的人
是陈小姐。

陈小姐名为外方董事长的秘书，实则是他的情妇。这在那个
工厂里已不是什么秘密。许多新员工进厂的第一件事，便是接受
老工友善意的告诫：干事情要多长个心眼，别让那个烂鸡婆发现
你的不是。人们背地里都叫她“烂鸡婆”，当面才叫她“陈小姐”。

陈小姐到特区去捞世界，粮草准备得十分充足。小坤包里除
了比一般打工妹要充裕得多的钞票以外，诸如身份证、未婚证、
边防证、大学本科学历证书这些必不可少也是至关重要的证件，
基本上应有尽有。除此之外，她还有足够的心理准备，立志要到
南方捞回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来。所以她压根就没想到要到工
厂的车间去下苦力，因为那实在是辛苦而又不捞钱的，在她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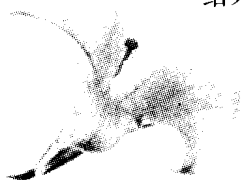
来,只有傻妹子傻×才干。

正因为她有着足够的心理准备,并思谋了在某种情况下的万一,她那些证件一概都是假的。其它证件真假似乎都不大紧要,独独学历假了就有些麻烦。给一个本科生秘书干干,那实在是大材小用了。问题是她连这个都干不了。所以她选择“蜜”而不是“书”这个职位,也是再合适不过了。据她自己所说,即使在酒店里坐台,有个大学文凭,找她的客人也会多一些,给的小费也要高一些。

公正地说,陈小姐的眉眼的确是十分漂亮的,五官的任何一个部件都安放得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标准的樱桃小口,鲜艳而殷红的色彩很能诱发男人一些想入非非的欲望。虽然朝下看,24岁的年龄实在胖得令人有些伤心,但如果你将目光定格在她胸前,那硕大而坚挺的乳房,又会将你的欲望向更深的层次诱去,由不得你不展开许多美丽而肮脏的联想。我应聘为厂长见到她时,我敢担保她的体重绝对不低于80公斤。而据厂里的老员工讲,三年前她被老板领来时,体重绝对不超过45公斤,标准的一个美人胚子。没什么遗憾的,做情妇嘛,总会被老板改变些内容。

自我应聘为这个厂的厂长以后,外方董事长无关紧要的指令,都是由陈小姐拿着鸡毛当令箭似的传给我;很要紧的指令,由董事长亲自和我谈。但无论是在厂长办公室或是董事长办公室,都有陈小姐作陪。

陈小姐养着两只很名贵的狗,两只狗于她陈小姐就如她于董事长一样不离左右,这样,凡有董事长出现的地方,就有四条生命同时出现,没有董事长出现而只有陈小姐出现的地方,就有三条生命同时出现。无论四条或是三条生命的出现,这些生命都给人一种强大的压力感。



陈小姐和狗最喜欢去车间，尤其是赶货最忙加班不休的时候，本来就强大的压力感无形中就更加增大增强了。

工厂唯一不怕陈小姐和狗的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主机车间的车间主任杨宏志，他敢用家乡最粗鲁的下流话骂陈小姐。原因可能是那台价值10余万美元的成型主机，全厂只有他才弄得懂。他可以随时叫它出故障也可以随时保证它不出故障。

另一个不怕陈小姐和狗的，就是我这个做厂长的打工“皇帝”了，不是我有什么如杨主任般的“绝招”，而是我深知不会因开罪一个情妇，老板就轻易炒我鱿鱼，厂长不是那么好当的，厂长也不是那么好找的，我这人特自信。

我看陈小姐的眼光，就跟看她那两只狗所用的眼光没什么两样。

陈小姐和狗也喜欢到我的办公室来，那是在工厂不赶货不忙的时候，尤其是在我与客商谈生意的时候。她就坐在我旁边不远的地方，看着我临来特区前刚出版的一本诗集和在杂志上发表的小说，狗就坐在她旁边很近的地方，看着陈小姐翻书的动作。

没客商的时候她也来，除了翻看书之外还有话，不用问，你想不想知道的，她都会快言快语地告诉你。

她在那个雾都山城里，有当知识分子和国家干部的父母，还有早吹了但她一直忘不了，且长得一表人材的男朋友。她刚来特区在酒店坐了一年台就被汤生（她对港董的爱称）要来，从此日子就好过多了，生活有规律多了。她说汤生对她很好，不但供她吃喝玩乐，还要给她买一幢别墅存百万港元。只是汤生在香港有老婆，他不能明媒正娶地收她为正房，这是唯一的遗憾……

“另一个小小的遗憾就是厂里的员工都恨我。”她妩媚地一



笑，“特别是你和杨主任，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还老乡哩！”她那一嗔的神色倒有几分纯情少女的羞涩和妩媚。

“你说哪里话，我亲爱的陈小姐！”我做出十分虔诚十分认真的样子对她说，“据我所知，厂里的员工都是十分敬佩你的，一个打工妹能如鱼得水般地辅佐董事长在商海中肉搏，这很了不起也让很多人望尘莫及！我和杨主任更像是你对它一样看重你！”说到这里，我恶毒地望了一眼她旁边的狗。

她“嚯”地站了起来，我想这下绝对该惹她发作了，但她只愣了一下，变了的神色又快速地恢复到原色，用艾怨的眼光看了我一眼，转身时很轻地留下一句：“你这话，比杨主任骂我卖×还狠！”那神情又似一份纯情少女的羞涩和妩媚。

自此，陈小姐应该没事不再到我的办公室来……

但她依然来。依然故我地时不时露出那份纯情少女才有资格绽放的羞涩和妩媚。

那羞涩和妩媚时不时的诱发我一些内心的躁动和不安。

那个夏天的工厂显得比较萧条。人们的情绪显得和秋天的原野一样，尽是秃枝败叶的一片沮丧。

港董汤生却很忙碌，整个夏天都大陆各大城市，以及香港、澳门、台湾、新加坡地飞来飞去，绿头苍蝇般赶那些名目繁多的商品展销会或贸易洽谈会，以便拿到客户的订单，使工厂在秋季或冬天恢复夏天般的火热。

在这些飞来飞去的过程中，他破例没有带上陈小姐和她的狗，而是让她（它）们留守在工厂，尽情地张扬她（它）们的权威。

萧条的工厂其实是无法张扬什么权威的，零星的订单连每天8小时都不够做，根本不需要陈小姐和她的狗去催工促效益。

那段时间陈小姐和她的狗，在工厂无用武之地的情况下，和



我打得特火热。

这火热当然只是形式上的。

先前说了,陈小姐和她的狗只要到我办公室来,用不着你发问,该不该说的她都会说给你听,或者你不听她也要说给你听管你听与不听。在我面前,她虽然时不时的都要绽放那种只有纯情少女才绽放得出的羞涩和妩媚,但却又毫无秘密地敞开着她的一切。

她对我说,还是在汤生领她到这个厂里来不久,她就看上了主机车间主任杨宏志这个四川老乡。宏志的勇敢和强悍实在使她觉得迷死人,于是在汤生每周末回香港和他老婆甜蜜的空档里,陈小姐好多次勾引宏志都没成功。那段时间她的情绪简直弄得不能再弄了……

陈小姐是个做事只要结果不问手段的人。在她情绪弄得不能再弄的情况下,更加坚定了要捕获宏志的决心。也是一个周末,她绞尽脑汁将宏志诳到了拱北她和汤生姘居的公寓里,用一桌好菜外加一瓶人头马,如愿地让宏志趴在了她渴望已久的身子上……

“唉!只可惜就那一次。”陈小姐像讲别人的故事一样抬起她的脸,当然又绽放了一次只有纯情少女才有资格绽放的羞涩和妩媚。“事后宏志不再和我搞了,还大骂我是个卖×的婊子。”她似乎也一脸的委屈和遗憾,“其时我也没收他的钱,好酒好菜地待他,还许诺每次倒给他100元钱,我婊什么子卖什么×了?”

她的理直气壮让我一脸的惊诧和愕然。

关于这事,我听厂里的员工传说过,也听宏志讲过。员工的传说加进了太多的杜撰成分,宏志与陈小姐的陈述倒十分吻合。为这事,还一度影响过宏志和女朋友春花的感情,我会在专



写春花故事的篇章里,去讲述这个故事。此时按下不表。

后来,陈小姐只好将对宏志的那片柔情和骚情,转移到了主机电间另一个同样身强力壮的、来自河南的小伙子阿强身上。不是一次,是一段时期长期不断。后来这件事成了阿强和我的助理小姐阿英爱情破产的诱因,并导致阿英离开工厂,到斗门进发廊后踏入风尘的悲剧故事。那个故事我会留到《爱的伤口》里为你讲述,此时同样按下不表。

还是回到陈小姐和她的狗的故事中来。

这里再说说她的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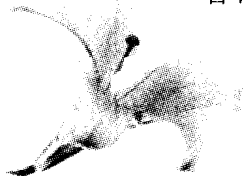
陈小姐的狗是一公一母极其般配的一对佳偶。

陈小姐长期给她的两条公母狗服食性激素药和避孕药。当然这都是偷偷地背着汤生干的。在药物的作用下,狗们极大地满足了陈小姐的视觉享受,或者说让她大饱了眼福,狗们完全摒弃了只有在发情期才有的性欲望,而是像人一样不断地在陈小姐面前进行着它们缠绵而持久的性表演。

“那种感受和刺激真是无法言说的。”此时的陈小姐更加地绽放着羞涩和妩媚,脸颊的潮红恰似抹了世界上最高档的胭脂。

明明是因异常的性亢奋而引发的赤裸裸的性挑逗,但我还是傻眉呆眼地问道:“你给我讲这些是……?”坦率地承认,我的确被挑逗被刺激了,不敢再看她一眼再将话问下去。我逃难似的拉开办公室的门,带门的手因颤抖不已,而无法将门碰出那种理直气壮的声音。

我为自己被一个十足的婊子挑逗得如此狼狈而沮丧不已。我叫上公司的小车司机将我送到海滨浴场,直到慌急火燎地一头扎进咸涩而冰凉的海水里,那种蔚蓝的博大才使我恢复了理智和正常……



并没有因为我那本就不太理直气壮的拒绝，陈小姐和她的狗就减少了到我办公室来的频率。只是在一段时期里，或者就是那整个夏天，陈小姐和她的狗除了继续对我施以性挑逗或说性骚扰外，陈小姐还津津乐道地向我打听云南那个方向走私贩毒的通道来。

我这里之所以要强调陈小姐和她的狗同时对我施以性挑逗或性骚扰，那的确不是文字上的疏忽。因为自从陈小姐对我说她长期给她的狗服用性激素药之后，我注意到她那两条狗的确不分时间不分场合地随意发生性关系。我这里说的不分时间和场合当然也是相对而言的。就是说，以前她的狗和现在并没两样，只是陈小姐可能人为地将它们发生性关系的场所安排在她和汤生的办公室，或下班后的公寓里，而没有让它们在办公室发生这类有伤风雅的事。

但以上那些情节已给我造成了心理影响，我只能用尴尬两个字来形容。

陈小姐向我打探云南那边走私贩毒的通道，完全是因为我曾在云南前线度过的我的军旅岁月。这个话题在当时的确很投我的机，我不但津津乐道地大谈我当兵的那段经历，而且还凭自己的了解和理解，大谈贩卖军火怎么怎么干，贩卖海洛因怎么怎么干……那纯粹只是一些胡诌的“经验”，因为作为一名野战部队的士兵，我仅有过一两次协助公安机关设卡抓捕走私分子的经历，实在不知道那些犯罪分子是怎样操作的。好在陈小姐并没有去真正走私贩毒，否则我将难逃教唆犯的嫌疑。

我分析陈小姐在那一段时间，心理恐慌和变态的程度已达到了顶峰。因她所依傍的香港大款在东南亚天南地北的飞翔中，一次也没将她带在身边，她可能预感到她的情妇生涯已接近落幕，那一套别墅和百万港元的存款许诺也将随之而泡汤，便急于

在她手头还有几十万元本钱的时候,思谋着翻番而大赚一笔,为自己将来的生计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

就是在那些时候,陈小姐向我展示了她那一堆假证件。她明确向我表示,只要我带她出去走私贩毒,本钱由她出,赚的五五分成。

“一男一女扮成夫妻,那肯定是万无一失的。”她说这话的时候眼里闪着绿光,完全是走火入魔的神态,“你要干的话,三天之内我就去弄一套结婚证来。”

“你,脑子是不是出了问题?”本是想逗一逗她的,没想到她竟认真到如此程度。“陈小姐,看在我们是老乡的分上,我不得不老实地对你说一句,你这种人生观肯定是会彻底毁了你的。你曾经的生活,我是说你的打工生活,就已经毁了你不少了!”我那时的感慨绝对是善意而语重心长的。

“有什么大不了的,人们不就说我是个卖×的吗?一个女人连×都卖了,还有什么事做不得?”这次她是绝对生了气,除了圆睁杏眼外,也没有了那种羞涩和妩媚。

“不干也拉倒,我不信我出这么大本钱没男人和我干!”陈小姐带着她的狗,气呼呼地离开了我的办公室,甩门的声音前所未有的响。

我不相信她真的会去走私贩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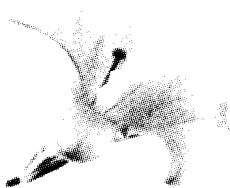
我也并不担忧她真的就去走私贩毒。

秋天很快到来,冬天也很快过去。

秋天和冬天,厂里的业务并没有如人们期待的那样火热起来,而是显得更加萧条,工厂有一搭没一搭地上着班,做着平时根本不屑一顾的零星订单。

比秋天和冬天更为萧条的,是工厂里打工妹仔的情绪。

连陈小姐和她的狗,似乎也收敛了她(它)们惯常的骚动。



我在这个厂当了一年的打工厂长。就是在那个萧条的冬天，其实在南方仍然是很温暖的季节，突然就觉得这个打工厂长当得实在没鸟劲，便辞职跳槽到另一家更大的公司做业务经理去了。

临离开那个厂长位置时，我曾寻找机会向陈小姐个别道个歉，其实她早已没了恨我的意思。而且相反地，好像还有点……这样对你说吧，那一刻她还又露出处女般的羞涩和妩媚，近乎于惊慌地对我说：“你能不能……轻轻地、悄悄地……吻我……一下？”她看我不知所措的样子，又补充道：“就一下，你们……男人，不是都喜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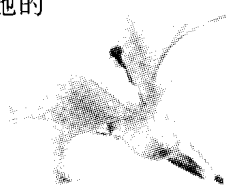
她说这话的神色，好像这的确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

这次我是绝对真诚地对她说：“陈小姐，人间有些看似简单的动作，却是需要很复杂的程序去实现的！”我还想将这个理论给她讲得深透一些，但她却没有给我这个机会。只见她气鼓鼓地转过身去，丢下一句：“你无非就认为我是个卖×的！”便又和她的狗摔门而去了……

又是差不多接近一年的时间，我因为搞市场调查，骑着单车在珠海的大街小巷转悠，突然在一条常有卖淫女翘首以待的街上，躲也躲不及地遇上了陈小姐，便只好硬着头皮迎向她。

她还带着那两只名贵的狗，只是，那狗已显得很精神，那高贵的皮毛零乱不堪。且狗身上也比以前肮脏了许多。……陈小姐倒是苗条了下来，身段便显出了25岁少女的形状，那硕大而坚挺的乳房仍是那般地诱人……我很奇怪女人在南方这种快速的变化。正纳闷着，就发现她脸上那种昼夜颠倒的倦容和眼影处性生活过度的黑晕，这是难以逃脱一个30岁且有婚姻经历的男人眼睛的。

“厂……不！现在应该是经理，不认得老乡了是不是？”她的



主动招呼倒解除了我的纳闷和尴尬。

“哪里，我正奇怪你怎么越来越靓了呢？”这样说着的时候，我下意识地用眼睛去膘那两只已经显得安分的狗。

“别取笑我了，我现在真正是个卖×的了！”她这样说话的时候显得很平静，很难揣摸出她的情绪来。

“你，别糊弄人了，不是生活得好好的么？”我正视着她，希望她是因为生以前的气还在记恨我，而不愿正视她是个卖淫女的事实。

然而，她终于低下了她那动人的眼眉：“这世道还有什么不好的，有时候打肿了脸充噢！你不知道。”她迅速地膘了我一眼，“你走后，厂里没人管得了那帮四川人，一个个全都吵着要走，在厂里也不好好干，还说你是被我撵跑的，中方也这么闹着要撤资，汤生就——炒了我！”

情妇被炒鱿鱼也是常见的事，不然你就不是“情妇”了。“但我走确实不是因为你，要不要我给汤生打个电话，证实一下？……”

我真的有些可怜她了。但我也知道，那个厂也早在我离开的半年之后，在火热的夏天倒闭了。

“没用，在他们眼里，我正如你说的像这狗一样……”陈小姐似乎根本不知道那个厂已倒闭，或者根本不关心那个厂的倒闭。

“我，我那真的只不过是开个玩笑，因为我们是老乡。”这个话题令我很窘迫也很内疚。

“是的，我知道你是开玩笑，可他们确是当真的。”

我知道她说的他们是指厂里的那些员工，当然也包括杨宏志。

“但，就不能换一种活法么？”我还是忍不住下意识地看看陈